



李光華

出生：民國63年生

學歷：國立臺灣藝術學院

現職：傳播業

曾發表之作品：「紙婚、團聚」、「尋人啓事」、
「佛光衛視袈裟傳奇」

獲獎記錄：八十七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舞台劇
劇本佳作

創作理念

我們的上一輩，經歷了太多的苦難，是他們不願意想起，卻也難以忘懷的記憶。或許再過個十年、二十年，那些苦難的記憶，也將隨著他們，一起淹沒在這片黃土之下，但願一切的災厄，亦跟隨著歲月流洪一併離去。

眷村生活曾是自己童年記憶的一部分，許多記憶中的眷村光景，早已不復存在，然而站在時代的轉捩點，準備迎向新的世紀，浮光掠影歷歷往事，卻仍在腦海中懸浮翻騰，是該為自己註記一股鮮明的記憶，在時代交替的當口。劇中的故事，有童年回憶，也有口耳相傳的故事，他們都曾是我們熟悉印象。他們有夢想、有醒悟、有掙扎、也有失落。本劇不著重性格與衝突，希望生命的樂章，如涓涓細流，緩緩流過心底，觸動你我最深的感動。

四季

劇情大綱

一座山城，隱藏了一串串感人的故事。

趙漢明是一位軍職退伍的醫官，在這個村子開了一間小診所，無論何時，總可以看見他提著黑色的醫藥箱，在上上下下的山徑小道之間穿梭，不辭辛苦的為醫療缺乏的山區奉獻著醫療服務。

那一年，冬天特別漫長，也特別的冷。求子多年的趙氏夫婦終於如願以償的喜獲一位女娃，兩人欣喜若狂，村人以同霑她們的喜悅。那一年的梅花開得特別茂盛，特別美麗。她們得女兒一麗梅，亦如同梅花鮮活的化身，穿梭點綴在這山城之中，從萌芽、茁壯、綻放，譜下了一篇篇生動的樂章。

原本遺世獨立的山城，寧靜、安詳，一成不便似乎就是它的規律。產業道路的開發，為這座山城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記載著國軍光榮功勳的舊時碉堡，取而代之便成了西式的教堂，隨之，美國人帶來的世俗和物慾文化，也隨之混淆了他們的價值觀。

時間一天天的過去，上一代的老榮民，仍然心心念念著睽別已久的故鄉親人，望眼欲穿、沈溺緬懷，重回故鄉卻是遙遙無期。於是趙漢明等人，透過海外的親友，重新地取得與大陸親人的聯繫。

同時，由於趙漢明為了醫療服務的終身職志，早晚奔波，疏忽察覺自己妻子身體的變化。妻子罹患癌症的事實，恍若晴天霹靂給予趙漢明沉重的打擊，終日意志消沉，陷入自責不已的抑鬱情境之中。

這個時候，正好碰到中美斷交，全國陷入一片反美的浪潮之中，也有些許造成社會的紛亂，情治單位開始清查各地的非法行為，趙漢明等人的通訊來往，亦在此時被察覺，而遭到收押審問調查。而逐漸病入膏肓的妻子，望眼欲穿不見丈夫歸來，抱憾而終。趙漢明因極度自責以及無法得見妻子最後一面的雙重打擊，終於精神崩潰，性情大變，終日恍恍惚惚。

舞台劇劇本

經過了多年的動盪紛擾，人士都面臨了劇烈的改變，唯一沒有改變的，就是這座山城，對於父女二人，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點，經過歲月的洗禮，也更清楚地了解到自然的規律和生命的意義。

人物說明

趙漢明：男，原為軍職退伍，後為小鎮醫師，為人忠厚篤實，甚受村人敬仰。

林秀雲：女，趙漢明之妻，溫柔婉約、勤儉持家之傳統婦女典型。

趙麗梅：女，趙漢明之女，年輕、活潑、外向，迥然不同於母親那般的沉靜內斂。

王先生：鄰人，外省籍老兵退伍，終身未娶，悲喜分明卻又堅毅執著。

張太太：鄰人，傳統婦女，為人古道熱腸，熱心助人，具有樂觀開朗的性格。

張美倫：張太太之女。

李先生：鄰人

外籍人士：傳教士、美國男孩

村人數名

同學兩名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民國五十年代初期，某個冬日將近的清晨

人物：趙漢明、張太太、王先生、李先生、村人數名

地點：趙家大門外（以下簡稱趙寓外景）

景：本鎮是一座遺世獨立的山城，是一個傍山而築的眷村，由於地勢的緣故，大部分的住家都是獨立的，隨著山坡依次坐落著。灰褐的石階穿插其中，作為居民們來往的聯繫通道。整個山城的下方是一片空曠的平地，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也是村里集會聚集的所在。趙家即坐落於整個山城的下方，中央偏右的位置，右邊隔壁緊連著另一戶人家，而左邊隔著石階通道，則與另一戶人家毗鄰。前方空地的右邊有一棵乾枯的大樹，而大樹的後上方，隱約可以看見一座殘破的舊時碉堡，軍產編號已經斑駁不清了。

（舞台燈光微亮，晨曦初破曉的情景，山城仍瀰漫在一片朦朧的寒霧之中，凜冽的寒風呼呼的吹著，讓人感覺寒顫不已。慢慢的燈光漸亮，可以看見村民李先生已經在空地的大樹前做著晨間運動，不畏寒冷的僅著薄衫；而另一位村民王先生正從石階走下來，卻是身裹棉襖，一副懼寒畏冷的模樣。）

王先生：（自言自語地）真是要命哪，怎麼那麼冷！再冷下去的話，我這把老骨頭可就要散了！

（王先生走到空地，看見正在運動的李先生）

王先生：咦！老李呀，這麼冷的天氣，你還起那麼早來做運動呀！

李先生：（動作仍未停止）習慣了吧！一天不動我就渾身不自在，而且一動起來，也就不會覺得冷了！

王先生：真是奇怪，我來台灣這些年來，還沒有遇過這麼冷的冬天！（走到大樹下）你看，連這樹枝都凍出霜來了！

李先生：（停止運動，仔細一看）是真的，你沒說我還沒注意到呢！真是結出霜來了呢！

王先生：以前在北方，每一年都下雪，也從不會覺得冷，到了台灣，四季如春，春夏秋冬都像我們故鄉的春天和夏天，沒想到今天竟然會被這個小小的寒流給撂倒了，你看看，這是不是很諷刺？

李先生：諷刺？是老了吧！您可不能不服老呀！當年我們還是年輕力壯的小夥子，現在可不同了！唉，所以我說呀，人到中年，不得不服老呀！

王先生：您說的是！天氣冷，人也跟著懶了起來，這幾天整個村子靜得像沒有人住一樣！

李先生：靜？我可不這麼覺得，我也沒有那麼好的福氣，可以享享耳根子的清靜，昨天晚上，這裡噪噪鬧鬧了一個晚上，你住的比較上面，所以才沒有聽見！

王先生：你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李先生：我也不知道，不過，依我看來，應該是從趙大夫家裡傳出來的聲音！

王先生：趙大夫的家裡？不會出了什麼事情吧？

（王先生走向趙家大門裡望了一下，但是並沒有看出什麼結果）

李先生：怎麼樣？

王先生：看不出來呀！不過裡面通火通明，好像整晚都沒有睡的樣子！像趙大夫那麼好的人，可千萬不要出什麼事情呀！你看，像我這條腿，以前戰爭的時候中了子彈，後來外傷好了，就以為沒有大礙了，可是後來子彈在肌肉裡面發炎，整條腿都不能動，我嚇死了，我還以為我這條腿鐵定廢了，就是趙大夫親自為我動手術，拿出子彈，還連夜送我去台北的醫院。如果沒有趙大夫，我這條腿早就沒有了！

李先生：我也聽說有許多人，因為沒有錢看病，趙大夫也會好心的為他們義診，不收一毛錢呢！

王先生：這可不是！趙大夫做人可真是沒話說！可是...愈是這樣，

舞台劇劇本

我就愈是擔心，不知道他們家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趙家的隔壁張家大門被打開，張太太走出來，動作很匆忙，手裡還拿著毛毯、熱水壺，準備走進趙家。但是又突然回頭，回到自家門口大喊。）

張太太：（對張先生）老頭，你快一點！

張先生：好啦，我就來了！

（張太太準備繼續動作，但又被王先生叫住）

王先生：張太太，你要去趙家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張太太：生了！趙太太生了！一個漂亮的女娃呢！不過因為趙太太年紀已經不小了，不容易順產，而且天氣太冷，隔壁村的助產士又不願意來，趙大夫跟我們可折騰了一整晚！

李先生：現在都沒事了吧！

張太太：母女都平安，只是生產時間太長，趙太太現在人很虛弱，可能要好好調養一段時間！

王先生：對呀，我怎麼都沒有想到，也是該臨盆的時候了！

張太太：現在他們家裡還一團亂，我不跟你說了，我還得去幫忙處理一下，那些事情，趙大夫一個大男人哪懂呢！

（再轉向家裡）老頭，你快點啦！

（張先生也從家裡出來）

張先生：來了，來了！

張太太：我們快進去！

（張先生、張太太走進趙家）

王先生：原來是喜事一樁，弄得我白擔心一場！

李先生：不過，他們夫妻倆求子多年，雖然只是個女兒，趙大夫也算是一償所願了！

王先生：是呀，他們倆不知拜遍了多少廟宇，有很多村民也替他們四處拜神祈求呢！

李先生：總算是好人有好報，真是替趙大夫感到開心，這樣子村民大夥也可以安心了！

舞台劇劇本

王先生：沒錯！老年得子，真是天大的喜訊！

李先生：什麼老年得子？趙大夫才四十多，你以為每一個人跟你一樣老呀？

王先生：你也不見得比我年輕多少，還敢說我？

李先生：這是什麼話，我可比你健壯多了，不知道剛才是誰縮著身子，窮喊冷呢？

王先生：哼，懶得和你抬槓！

（張先生、張太太走出趙寓，趙漢明也跟著出來，嘴裡不停地感謝著張氏夫婦的幫忙。）

（趙漢明，年紀約四十多歲，看起來溫文儒雅，說話親切有禮，一副受過教育洗禮的讀書人樣貌。雖然因為一夜未睡，十分疲倦的神態，身上穿的襯衫也有一些不整齊，但是整體表現出來的，卻仍在在的顯示過人的氣度和風範。）

趙漢明：真是謝謝你們兩位了！

張太太：你就別再客氣了，有你這位醫生在，我們哪幫得上什麼忙呢？

趙漢明：哪的話？如果沒有你們的幫忙，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呢？

張太太：左鄰右舍互相關照原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更何況平常受你的幫忙更多呢，我們都不知道該如何報答呢！

趙漢明：那算不上什麼！不過說真的，我當醫生那麼久，從來都沒有那麼緊張，那麼擔心過，現在想一想，昨晚我真的害怕會出什麼差錯呢？

張太太：別想太多了，第一次當父親總是會緊張的，但是，再多的緊張和擔心，也敵不過身為人父的喜悅，你說是不是？

趙漢明：是呀，當她呱呱落地的剎那，那種感覺，真的...好奇妙！

那讓我覺得，她好像是由我親手創造出來的一樣！

張太太：她當然是由你創造出來的呀！

（王先生、李先生原本聚精會神在聽，漸漸地慢慢湊了過來）

王先生：趙大夫，恭喜呀！恭賀您喜獲千金！

（趙漢明似乎仍沉溺於喜悅之中，除了微笑之外並沒有回答）

李先生：趙大夫，孩子的名字您想好了沒呀？

張太太：是呀，得為孩子取個好名字！

趙漢明：我還沒有決定好呢！這樣吧，你們幾位幫我出個主意吧！

王先生：好呀，好呀！我打光棍打了一輩子，還沒有機會幫孩子取過名字呢！

李先生：你可得用心想想，別胡吹亂謊呀！

王先生：唉，書到用時方恨少，我本來就沒有讀過什麼書，腦袋裡可是一點墨水也沒有，現在天氣那麼冷，一冷我的頭腦就更不靈光了呢！哈……！

張太太：咦！冬天？冷？（停頓了一下）冬天百花凋零，只有梅花綻放著，這個孩子是上天所賜的珍貴禮物，就像冬天裡最美麗的梅花一樣，就叫她「麗梅」怎麼樣？

趙漢明：麗梅？（深思了一下，逐漸露出了笑容）這個名字好呀！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梅花美麗、高貴、堅強，我希望她以後，也能夠像梅花一樣！

李先生：是呀，麗梅這個名字，好聽、順口又有意義，而且臘梅一開，冬天就要過去，春天就要來到了！

王先生：（哼唱著）梅花梅花滿天下，愈冷它愈開花，梅花堅忍象徵我們，巍巍的大中華…

李先生：沒想到您還挺愛國的嘛！

張太太：你們兩個就別抬槓了，趙大夫折騰了一個晚上，也是夠累了，（對趙漢明）趙大夫，我看您也早點歇會兒！

趙漢明：你們夫妻倆才辛苦，真是不好意思，昨晚麻煩你們了，你們先去休息吧！

張太太：好吧，那我們先回去了，您也早點休息了！（對張先生）老頭呀，我們先回去了！

（對眾人）各位，我們先回去了！

舞台劇劇本

(張先生、張太太走進家門)

李先生：張太太可真是古道熱腸，你們說是不是？

王先生：那是趙大夫人好，大家都很樂意幫他的忙！

趙漢明：這個冬天好像特別久，特別冷！唉，不知道現在的故鄉，

李先生：是不是也是這麼冷，他們在哪裡都好嗎？

李先生：那麼多年了，您還是放不下呀！在那個時代裡，哪一個人

王先生：不是拋家棄子，捨愛辭親的...

王先生：想要輕易忘記，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人可是有血有淚的呀！

趙漢明：沒錯，每一個人都有難以抹滅的過去，但是無論如何，也

總得提起精神，積極的面對生活吧！天底下的一切，都是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這個世界有一定的自然規律，誰也無法強求，你們說是嗎？

王先生：是呀，冬天總會過去的！

李先生：一切隨緣，知足常樂！

趙漢明：沒錯！梅花開了，春天還會遠嗎？

(三人開懷大笑)

(燈光漸暗)

第一幕 第二場

時間：民國六十七年（十七年後），某個春天早晨

人物：趙漢明、林秀雲、趙麗梅、張太太、兩位學生，外國傳教士

地點：趙寓外景

景：整座山城並沒有很大的轉變，只是溫暖的陽光，讓這個小鎮揮別陰暗和朦朧，看起來更明亮，更能清楚看清它的純樸和美麗，舞台右邊的大樹，已經萌發綠葉，一片生意盎然的樣子。

（有兩位女學生從山階上走下來，身著白襯衫、黑裙，背著墨綠色書包，典型的中學學生樣貌，兩人走到趙家大門口。）

學生甲：趙麗梅！快點，我們要上學了！

趙麗梅：（從屋內大喊）好，我馬上出來！

（趙麗梅從家中跑出，不時的整理衣服，調整著書包肩帶）

（趙麗梅，年約十六七歲的荳蔻年華，年輕清秀的氣質，散發著青春和活力，但從仍未脫稚氣的小動作裡，也不難發現她的純真與自然。）

趙麗梅：我們走吧！

（三人準備向舞台的左下方走去）

（林秀雲提著早餐走出家門）

（林秀雲，趙麗梅之母，年約四十多歲，雖然髮梢已略現鬢白，但是形象端莊婉約，談吐輕柔，一副典型慈母的形象）

林秀雲：（站在家門口）麗梅呀，你早餐還沒有吃呢，帶著吧！

（張太太從隔壁走出家門，看著林秀雲慈愛耐煩的態度，不禁佩服地微笑著）

（張太太，外貌裝扮略比上一場成熟，看得出來歲月的痕跡，不過言行、說話語氣，倒是絲毫未改豪爽熱心的感覺）

趙麗梅：（邊走邊回頭）我不餓！妳先回去啦，再見！

（三人出）

（林秀雲望著孩子離去，不禁搖頭，卻面露著微笑）

張太太：孩子們就由她們去吧，你總不能二十四小時盯著她吧！

林秀雲：可不是嗎？孩子漸漸大了，現在就算想管，可能也管不動了呢！

張太太：不用擔心啦，麗梅一向就是聰明又乖巧的孩子，我看著她長大，我了解她，她不會讓別人操心的啦！

林秀雲：這我知道，可是一個做母親的，對子女怎麼會不操心呢？再怎麼樣，我們的心裡，她們永遠是小孩子呀！

張太太：麗梅今年多大了？有十七了吧？

林秀雲：剛滿十七，明年就要高中畢業了！

張太太：唉，時間過的真快，一轉眼十七年就過去了，在我的腦海裡，看著她呱呱落地，好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事情，不知不覺，我們都老了！

林秀雲：是呀，在這個村子裡，一切似乎都沒有變化，好像時間是靜止的，我們就好像是活在一幅畫裡面，面對著一成不變的景物，完全都沒有注意到人與事的改變！

張太太：能夠享受這份寧靜和安詳，也是一種幸福呀！換作是任何人，也都不希望再回到從前那段動盪流離的生活呀！

林秀雲：我們應該要懂得知足了，不是嗎？

（一位穿著綠色制服的郵差先生從山階上走下，手裡拿著一大疊信件，一邊看著門牌，一邊對著信封。走到張太太家門前停了下來）

張太太：（轉身對著郵差先生）郵差先生，有我們家的信嗎？

郵 差：15號是嗎？

張太太：是呀，我們家是15號！

郵 差：15號，有一封台北來的...

張太太：台北來的，那一定是我們家美倫，那個死丫頭，她去台北那麼久，這還是她第一次寫信回來呢！

（張太太連忙把信接過來，趕緊拆開來看，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林秀雲：怎麼樣？你們家美倫到台北去工作，應該也有半年了吧？

現在情況怎麼樣？

（張太太看完之後，一面將信紙裝回信封，一面說話）

張太太：唉，那個孩子就是讓我擔心，一個女孩子，跑到大都市去，人生地不熟的，也不知道有沒有好好照顧自己，我更怕她會學壞呢！

林秀雲：兒孫自有兒孫福，孩子長大了會自有分寸的！只要一有空，她一定會回來看妳的！

張太太：以前是因為這裡偏僻，交通不方便，可是我們這裡通往台北的產業道路就快要完工了，以後這裡一定後慢慢繁榮起來，到時候想要自己到台北去看她，也就會方便多了！

林秀雲：等了這麼多年，大家總算是盼到了！希望它真的可以為大家帶來方便呢！

張太太：光陰似箭，日子一天天的過去，該變化的總是會來到的。

林秀雲：變化？什麼變化呀？

張太太：（手指著碇堡方向）你知道我們那座老碇堡快要拆了吧！

林秀雲：那座老碇堡早就廢棄了，但是拆不拆又有什麼關係呢？

張太太：這妳就知道了！聽說老碇堡拆了之後，美國人要在那裡蓋教堂呢！

林秀雲：教堂？可是村子裡根本沒有人信基督教呀！

張太太：所以囉，最近常有外國傳教士到村子裡走動，開口閉口就是什麼阿門、哈里路亞的，聽了怪不習慣的！

林秀雲：這我倒沒有遇見過！

張太太：聽說等到公路一通，他們就要來動工了！

林秀雲：宗教都是勸人向善，畢竟也算是好事，應該不會對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影響吧！

張太太：我才不管什麼影響呢！他們傳他的教，我還是照樣拜我的觀世音菩薩，大家互不相干！

走，要不要去買菜呀，今天村子裡有市集呢！

林秀雲：好呀！（看著手上的早餐）哎呀，光顧著說話，早餐我還

拿著呢！妳餓不餓呀，給妳吃吧！

張太太：那多不好意思呀！可是妳也知道，我這個人就是嘴饞，我是不是又胖了呀？

林秀雲：不會啦！

（兩人邊走邊繼續聊）

張太太：不知道今天有賣些什麼？不知道有沒有賣魚，我們家老頭子最喜歡吃魚了！對了，買完菜到我們家坐坐，請妳嚐嚐上次別人送我們的春茶！

林秀雲：好呀！

（兩人下）

（音樂響起，燈光逐漸暗去，但迅速即再度亮起，比之前更為明亮，營造出時間流逝的感覺）

（舞台左下方，傳出女孩子們的聲音）

學生甲：（在幕後）妳們走慢一點啦，我跟不上！

（趙麗梅和兩位同學上）

趙麗梅：走一點路妳們就喊累，真是沒用！

學生甲：（喘呼呼地）拜託，這是山路呢！而且我媽媽說，女孩子走路走太快，小腿容易變粗呢！

趙麗梅：我才不信呢！

學生乙：妳們不要吵了啦！禮拜一的英文考試怎麼辦，那些英文單字、片語我都背不起來啦！

趙麗梅：（不在乎地）不用怕啦，還有兩天嘛！死背個兩天，我就不相信背不起來！

學生乙：麗梅，那是妳英文好呀，像我就對它沒轍！

學生甲：是呀，麗梅，不管什麼時候，妳都是那樣毫不在乎，卻又自信滿滿的樣子！對了，明年畢業之後，我不想再讀書了，妳們呢？有什麼打算嗎？

學生乙：麗梅，妳的成績好，妳一定會繼續升學吧？

趙麗梅：我也不知道！不過，就算要讀書，我也要到台北去讀！

學生甲：到台北去，好遠哪！

學生乙：妳爸媽會同意嗎？

趙麗梅：等到公路通了之後，就會方便得多了，我會想辦法說服我
爸媽的！但是，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功讀書，總得
先考上台北的學校再說！

（有兩位外國人從右下方推著腳踏車入，身著潔白筆挺的襯衫，典型的傳教士裝扮，看起來年紀都很輕，大約二十歲上下，慢慢朝著舞台中央走，邊走邊環顧四週）

學生乙：（朝著外國傳教士方向）妳們看，有外國人！

學生甲：是真的，不知道他們來這裡做什麼？

學生乙：真希望能跟他們說說話！

學生甲：他們會不會走過來呀？

趙麗梅：又不是沒有學過英文，想跟他們說話就說呀！

學生乙：對呀，麗梅，妳英文比較好，妳去跟他們說說話嘛！

（外國傳教士也看見這三位學生，慢慢地走過來）

傳教士：HI, HOW DO YOU DO!（嗨，妳們好嗎？）

趙麗梅：FINE, THANK YOU! HOW DO YOU DO?

（很好，謝謝你，你們好嗎？）

傳教士：（操著生澀的國語）妳的英文說的很好！

學生乙：（驚訝地）他們會說國語呢！

趙麗梅：你們的國語也說的很好！

傳教士：（生澀地）沒有...只會一點點！（從背包中拿出教會文案
資料，交給三人）我們是神的教會，（手指著舊碉堡的
位置）以後我們的教堂就會在這裡，希望你們有機會多
親近主耶穌基督，阿門！

趙麗梅：阿門！

傳教士：上帝祝福妳們！

（傳教士下）

（三個女孩子一直望著傳教士離去）

學生乙：他們好帥！

（趙麗梅慢慢走向碉堡的前面）

趙麗梅：他們要把這座碉堡拆掉，（爬上碉堡）還記得嗎，以前我們都在這裡玩捉迷藏、猜拳呢！

學生甲：小心哪，危險！

趙麗梅：放心啦，我在這座碉堡從小玩到大呢！就算是閉著眼睛，也不會有事，妳們看！

（趙麗梅故意攀到圍欄邊，閉上眼睛，像是做表演特技一樣的動作，一副駕輕就熟，毫無所懼的樣子，兩位同學則是不知所措的驚叫不已。）

學生乙：麗梅，不要玩了，快下來啦！

（趙麗梅睜開眼睛，俐落地一躍而下，反倒挖苦起同學們）

趙麗梅：（調皮地）妳們真是膽小鬼！

學生甲：真快嚇死我了，妳還當作好玩！

學生乙：好了，好了啦，不要再鬧了，我要回去了！

趙麗梅：真是掃興！（嘟著嘴，一臉失望的樣子）那走吧！

（三個女學生轉身準備離開）

（張太太的家門打開，張太太送著林秀雲走出來）

林秀雲：張太太，真是謝謝妳啦！

張太太：這是哪的話，有空再來坐坐呀！

再見！

林秀雲：再見！

（張太太關門入屋內）

（趙麗梅看見母親，快步飛奔過去，由於視線不同，林秀雲並沒有看見女兒）

趙麗梅：（大聲地）媽！

林秀雲：（錯愕地）唉...妳嚇了我一跳！

同學：（兩人異口同聲）趙媽媽好！

林秀雲：妳們好，放學啦！

同 學：對呀！

林秀雲：（對女兒）妳們今天怎麼那麼早就放學了！

趙麗梅：媽，今天是星期六，只有上半天課！

林秀雲：唉呀，我都忘了今天是星期六！糟了，妳爸爸也要回來吃

飯，我還沒有煮飯呢！

趙麗梅：沒關係，我幫妳！

林秀雲：（對同學）那不好意思，我們先回去了！

同學乙：沒關係，我們也正要回去了！

林秀雲：有空再來家裡玩！

同 學：（兩人齊口）趙媽媽再見！麗梅再見！

林秀雲：再見！

（同學兩人從石階往上走）

（趙家女母二人也轉身準備進屋）

趙麗梅：媽，我跟妳說，我們今天遇到兩個外國人，我還有跟他們說話呢！

林秀雲：哦，真的嗎？

趙麗梅：待會兒再講給妳聽！

（母女兩人進屋內）

（趙漢明從石階走下，手裡提著醫藥箱，看起來剛從別處看診回來，一位村民跟在旁邊，手肘則包裹著紗布）

趙漢明：（停下腳步）這些消炎藥你拿回去，記得傷口每天要換一次藥，手臂要盡量避免出力，以免剛縫合的傷口再度裂開，下個星期記得還要再來診所複檢一次！

村民一：趙大夫，謝謝！

趙漢明：不用客氣了！

村民一：（欲言又止地）趙大夫...我...

趙漢明：怎麼說話吞吞吐吐的？有什麼事你就直說呀！

村民一：關於這醫藥費...

趙漢明：唉，大家都是老鄰居了，區區一點小錢，你就不要放在心

舞台劇劇本

上了，把傷養好了才最要緊，你還有老婆孩子呢！

村民一：趙大夫謝謝，謝謝！等我有錢的時候，一定會馬上還給您的！

趙漢明：好啦，你多保重！

村民一：趙大夫，謝謝！那我先回去了！

（村民轉進另一條山路，走向另一處住宅）

（趙漢明繼續往下走，走到家門口準備開門進去）

（王先生從舞台左下入，看見趙漢明就急忙的跑了過來）

王先生：（急切的）趙大夫！

趙漢明：老王呀，有什麼事呀？看你跑的喘呼呼的！

王先生：我找你可找了一個上午呢！我到診所去，他們說你到上村出診去了，我跑去上村，他們又說你已經離開了，我看時間已經中午了，就猜你一定會回家來！

趙漢明：找我有什麼事呢？

王先生：（從懷裡掏出一封信）這一封是我要寫給家裡的信，能不能再託您請香港的朋友，幫我轉寄回大陸？

趙漢明：（收起信）這沒有問題，您交代給我家人就好了，何必親自跑這麼一大趟！

王先生：一直麻煩您，那怎麼好意思呢？

趙漢明：舉手之勞而已嘛！

王先生：來到台灣快要三十年了，跟那邊就一直斷了消息，好在有您的幫忙，才能夠輾轉地和家人連絡上...

趙漢明：家人現在還好嗎？

王先生：還好，就是日子苦了點！不過...

趙漢明：不過什麼？

王先生：（語帶哽咽地）不過母親已經過世了！

趙漢明：不好意思！

王先生：沒有關係！（感激地）要不是有你，我還沒有辦法跟他們連絡上呢！唉，離開他們那麼多年了，都沒有辦法為他們

舞台劇劇本

盡一點心力...
趙漢明：這個年頭，誰過的不苦？只要大家都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氣了！唉，上一次拜託海外的朋友回去故鄉看看，聽說整個村子都已經荒蕪了，也不知道家人現在身在何處？是生是死？

王先生：你也不要難過了，這都是命哪！生在這一個悲苦的時代，能怪誰呢？

趙漢明：不說了，說了叫人難過！（看了看手錶）已經快要一點啦，她們還在等我吃飯呢！

王先生：是呀，我已經聞到飯菜香了，趙大夫，您真好福氣呀！

趙漢明：要不要留下來吃個便飯哪？

王先生：不用麻煩了！我孤家寡人一個，一餐飯隨便解決就好

了！不打擾你們吃飯了，就這樣了，趙大夫，謝謝！

（王先生準備離去）

趙漢明：慢走呀！

（趙漢明望著王先生佝僂的背影，深深嘆了一口氣，彷彿沉淪在回憶裡面，直到王先生已經離開視線，才轉身走進家門）

（燈光漸暗）

第二幕 第一場

時間：數個月後的某週日下午

人物：趙漢明、林秀雲、趙麗梅、張太太、村民

場景：趙寓客廳

景：傳統的眷村式居家客廳，背後為淺綠色紗門窗，可以透視庭院和大門。客廳中央有一條玻璃木緣茶几，配襯著木質藤椅，左方是一個大書櫃陳列著許多原文醫學叢書以及愛國文宣書籍，不時可見國旗和國父遺像等。右邊壁上則有一幅世界地圖和人體醫學圖鑑。左上角有一幕簾，幕簾裡面，則是通往房間的走道。

（燈光亮起時，趙漢明身著居家服裝，正在客廳茶几上一邊翻閱書籍，一邊撰寫著文件）

（林秀雲從幕簾中走出來，手裡握著一杯熱茶，看見趙漢明埋首辛苦的樣子，走出來為他奉上熱茶）

林秀雲：難得星期天，怎麼不多休息一會兒！

趙漢明：沒關係，手邊有一些病人的資料，我只是稍微整理一下而已！

林秀雲：如果不是很急的話，就明天到診所去再做嘛！不要把自己累壞了！

趙漢明：我已經弄得差不多了，而且現在天氣慢慢熱了起來，要我去睡，我也睡不著！

林秀雲：時間過得好快！還記得好像才剛過完年呢，一轉眼就到了五月了！

趙漢明：可不是嘛！麗梅今年也要升高三了呢！

林秀雲：不知道麗梅畢業之後，有什麼打算？（對漢明）你覺得呢？

趙漢明：由她自己去決定吧！父母決定一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若是依照我的想法，我倒希望她能夠多念點書，最好能夠再繼續升大學！

林秀雲：一個女孩子讀那麼多書，到時候怕會嫁不出去呢！

趙漢明：你就別擔心了！現在可不比從前了，讀書求學除了學禮知義，另一方面也是在為自己爭取機會，過更好的生活，女孩子書讀的愈多，對於自己只有好處的啦！不過，未來要怎麼走，還是要看她自己的意思！

林秀雲：麗梅這個孩子，從小就很聰明，讀書從來就沒有讓我擔心過，但是做每一件事，也都有自己的想法，我是怕她這種任意而為的個性，將來會吃虧的！

趙漢明：女兒終究會長大，總不能夠將她一輩子綁在身邊吧！

林秀雲：說的也是！

（林秀雲突然重咳了幾聲）

趙漢明：怎麼，感冒了是吧！

（趙漢明將熱茶拿給她喝）

趙漢明：來喝杯熱茶，祛祛寒！這種春夏交替的季節，是最容易感冒的！

林秀雲：我沒事！

（突然又咳了幾聲）

趙漢明：還說沒事，再多披件衣服吧！

林秀雲：好吧，我待會就去！

（這時突然外面鞭炮聲響起，人聲鼎沸，喧囂不已）

林秀雲：（臉朝向門口）外面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怎麼那麼熱鬧？

趙漢明：哦，一定是產業道路的通車典禮開始了！這幾天一直聽他們在談呢！

林秀雲：已經通車啦，那以後想去台北辦事，也就方便多啦！

趙漢明：再過一陣子，連公路局的車子，也會跟著通到咱們村子來，就會更方便啦！

林秀雲：聽說他們要把舊碉堡拆掉，準備讓美國人蓋教堂，是不是真的？

趙漢明：應該是確定了，拆除公文都已經下來了，反正，那座碉堡

第二幕 早已經廢棄了，與其置之不理，還不如另做打算！

林秀雲：從前也曾經嚷著要拆除，但是一拖就是十幾年，現在說拆

人物：趙漢明：就拆，還是拿去蓋教堂，聽說村長拿了美國人的好處，是

趙漢明：趙不是？

趙漢明：小心哪，這種話可不能拿出去亂說呀！

林秀雲：街坊鄰居們都是這麼說的！

趙漢明：政府現在接受美援協助，所以在地方行政方面彼此多幫忙

趙漢明：一下，這也是很正常的！

林秀雲：可是，村子裡根本沒有人信基督教，這不是很奇怪嗎？

趙漢生：那也不是我們所能夠決定的，反正，在村子裡蓋個教堂

趙漢生：，也不會對大家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林秀雲：現在也只有這麼想了！

（傳來門鈴響）

林秀雲：（疑問地）會是誰呀？

（林秀雲前去開門）

（張太太抱著一袋麵粉，滿面笑容的走入）

張太太：你們都在呀？外面好熱鬧，你們也出去看看嘛！（提起麵

粉袋）還有呀，外面來了好多外國傳教士，他們在發白米

呀、麵粉的，只要跟著他們說一聲阿門、阿里路亞什麼的

就可以了！

林秀雲：有這樣的事！

張太太：可不是嘛！天底下竟然會有這麼便宜的事，而且他們還

說，等到教堂蓋好以後，每個月都會發放一次呢！

林秀雲：雖然我對他們外國人的宗教一點認識也沒有，可是發糧佈

施總是好事，對於一些比較困苦的人家，也有很大的幫

助！

張太太：機會難得，不拿白不拿，我看妳也出來拿一點回去嘛！

林秀雲：（猶豫了一會兒）待會兒吧！我還有幾件衣服還沒有洗

呢！等我事情做完了，我再出去找妳好了！

舞台劇劇本

張太太：好吧，那我先把麵粉拿回去！秀雲呀，等一下我就在外面等妳呀！

林秀雲：好！

張太太：我先走了！（對趙漢明）趙大夫，我先走了！

趙漢明：慢走呀，有空再來坐坐！

（張太太出去）

（寒暄之後，趙漢明依舊聚精會神的整理資料）

（林秀雲看了丈夫一會兒，準備轉身走進房間）

（傳來急促的敲門聲，有村民疾呼叫著趙大夫的聲音）

村 民：（在門外）趙大夫，趙大夫，開門哪！

（林秀雲聽到聲音，緊急地轉身回頭）

林秀雲：發生什麼事啦？

趙漢明：我去看看！

（趙漢明出去開門）

村 民：趙大夫，不好了，快一點！

趙漢明：怎麼了？

村 民：（慌張地）他們在動工拆碉堡，一不注意，落下的磚塊砸到了一個小孩，流了好多血，您趕快去看一下！

趙漢明：（著急地）小孩在哪裡？

村 民：事情一發生我馬上就衝過來了，他們都還圍在那裡呢！

趙漢明：我拿一下醫藥箱！

（趙漢明收拾一下，將紅藥水、紗布等裝入醫藥箱，緊急的準備出去）

林秀雲：小心一點！

（趙漢明和村民頭也不回地衝了出去）

（林秀雲靠在門外，看著他們離開）

（趙麗梅從房間走出來）

趙麗梅：媽，發生什麼事啦，怎麼鬧哄哄的？

林秀雲：有人受傷啦，妳爸剛趕過去！

趙麗梅：難得一個星期天，還是這樣忙進忙出的！

林秀雲：妳又不是不知道，妳爸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再加上身為醫生的職責，他怎麼可能袖手旁觀呢？

趙麗梅：（試探地）媽，妳嫁給爸這麼多年，跟著他四處奔波受苦，妳有沒有後悔過？

林秀雲：後悔？我從來就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對麗梅）傻孩子，妳怎麼會問這個呢？

趙麗梅：（欲言又止地）沒什麼...我只是...

林秀雲：妳說看看哪！

趙麗梅：雖然爸的辛苦我們都看在眼裡，在別人的心中，爸也是一個受人敬重的好醫生，但是，似乎對他而言，做個醫生遠比做個丈夫，做個父親來得重要！

林秀雲：傻瓜，男人當然要以事業為重，而且雖然他的工作繁忙，但是對於這個家庭，他也不曾忽略過呀！

趙麗梅：這我知道，媽，但是妳呢？

林秀雲：我？

趙麗梅：妳跟爸的感情哪！

林秀雲：都老夫老妻了，還談什麼感情哪？就算還有，我想那也已經轉變為一種責任了吧！

趙麗梅：責任？哪一個人沒有責任？妳跟爸就是被責任這兩個字害苦了！從前爸為了國家的責任，離鄉背井，現在又為了醫生的責任，早出晚歸的！而妳，為了盡好一個做妻子，做母親的本分，那麼多年了，什麼事都默默的承擔忍受下來，你們不覺得這很不公平嗎？

林秀雲：公平？那都是命哪，我們又能怎麼樣呢，況且如果真要計較的話，天底下也沒有一件完全公平的事，不是嗎？

趙麗梅：妳跟爸都還年輕，難道你們都沒有多為自己想過嗎？

林秀雲：女人生來就是要認命的，況且像你爸這樣，一生為了別人犧牲奉獻，一句怨言也沒有，有這樣丈夫，夫復何求？你

們現在的女孩子，讀過書，受過教育，自然有許多自己的想法，不過女孩子最重要的，還是找到一個可以依靠的歸宿，女孩子不要太強勢，小心把男孩子都嚇跑啦！

趙麗梅：媽，妳扯到哪去了！

林秀雲：妳年紀也不小了，該為將來好好想一想啦！妳明年就要高中畢業了，自己有什麼打算呢？

趙麗梅：媽，我想繼續考大學！您不會反對吧？

林秀雲：怎麼會呢？讀書很好呀，妳爸也希望你能夠繼續升學！

趙麗梅：媽，如果我考上大學，可能就會離開家裡了！到那時候，妳要怎麼辦？

林秀雲：傻孩子，只是出去外面讀書，又不是不回來了！

趙麗梅：當年爸離開家裡的時候，奶奶大概也沒想到他會一去不回！

林秀雲：麗梅，妳是真的長大了！（摸摸麗梅的頭）不過世間裡有許多事情，都不是想像中那麼單純，總是要親身體驗過，才能夠看清楚生命的原貌！等妳有一天，自己成為一個母親之後，妳就會了解我這份嘮叨背後的用心了！

趙麗梅：我現在就了解啦！

林秀雲：妳就是會撒嬌！

（林秀雲咳了一聲）

趙麗梅：媽，妳感冒啦！

林秀雲：沒什麼要緊，妳去幫我倒杯水，我吃點藥就好了！

趙麗梅：好！

（趙麗梅倒了杯水過來）

（林秀雲打開了藥包，接過了水杯，將藥吞了下去）

（趙麗梅隨手將藥包拿來看）

趙麗梅：（關心地）媽，妳怎麼亂吃成藥呀！爸不是常告訴你，身體不舒服一定要讓他檢查一下，不要隨便亂吃成藥，那對身體很不好！

舞台劇劇本

趙麗梅：下次找個機會，一定要再讓爸幫你檢查一下，千萬別再亂吃藥了！

趙麗梅：走，我扶您進去休息一下！

趙麗梅：妳先去休息啦！等爸回來的時候，我會去告訴妳！

(趙麗梅扶母親進房) (燈光漸暗)

第二幕 第二場

時間：當天深夜

人物：趙漢明、林秀雲、趙麗梅、村民

場景：趙寓客廳

景：與前一場同，時間已經是深夜了。整個客廳異常的寧靜，日光燈的光線並不十分明亮，只剩下趙麗梅在客廳裡讀書，從窗口透進巷口街燈的光亮，可以隱約察覺時間已經很晚了。

（此時，窗戶並沒有關閉，窗簾隨著晚風吹拂而飄動，趙麗梅正專心

的準備考試而埋首書堆，並未受到週遭的情況而影響）

（林秀雲拖曳著步伐，從房間裡走出，一副睡眠惺忪，看起來剛睡醒的樣子）

趙麗梅：媽，妳醒啦！

林秀雲：現在幾點了？

趙麗梅：（看看手錶）已經十點半了！

林秀雲：我睡了那麼久啦！怎麼沒有叫我呢？晚上吃過了沒有，我煮東西給妳吃！

趙麗梅：我叫了妳幾聲，看妳睡得那麼熟，一點反應都沒有，我想就讓妳多睡一會兒！晚上我自己有煮麵吃！

林秀雲：妳爸還沒有回來呀！

趙麗梅：還沒！爸傍晚的時候有打電話回來，說他還要去別的地方出診，叫我們別等他吃晚飯了！

林秀雲：老是這樣！

趙麗梅：媽，身體有沒有好一點！

林秀雲：睡了一下，精神好多了！不早了，妳看書也別看太晚，早點去洗澡睡覺吧！

趙麗梅：我跟妳一起等爸爸！

林秀雲：妳明天還要上課呢！我來等就好了，妳早點休息吧！

趙麗梅：好吧！那我先回房裡了！

林秀雲：早點睡！

（趙麗梅收拾書本，轉身回房間）

趙麗梅：媽，晚安！

林秀雲：晚安！

（趙麗梅走進房間）

（林秀雲將飛舞的窗簾綁好，關上窗戶，轉身到茶几整理趙漢明下

午的文件，在文件底下，林秀雲抽起了一封信，端看良久，露出深

切的不安）

（門外傳來鑰匙開門聲）

（趙漢明走進）

（經過一天奔波的趙漢明，神情顯得十分憔悴）

趙漢明：（看見妻子）還沒睡呀！

林秀雲：怎麼那麼晚！

趙漢明：原本替那個小孩包紮完之後就要回來，沒想到上村的陳太

太胃痛的毛病又犯了，吃了藥還是沒有好轉，我就順道去

看看，檢查之後才發現是盲腸炎，我們就趕緊將她送去城

裡的醫院！

林秀雲：要不要緊哪？

趙漢明：手術算是成功，不過她的身體很虛弱，還是要住院觀察幾

天！

林秀雲：她一個女人家，拉拔那麼多孩子長大，也真是辛苦了！

趙漢明：是呀，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那些孩子該怎麼辦呢？還好現

在公路通了，不致於耽誤了就醫的時間！要是在以前，還

得靠人力抬著擔架走山路，那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呢！

林秀雲：想不到通車的第一天，產業道路就幫了大忙！

趙漢明：可不是嘛，以後還得多靠它呢！

林秀雲：好啦，累了一天了，你也早點休息了吧！對了，你吃過晚

飯了嗎？餓不餓？

趙漢明：我吃過晚飯了，我現在不餓，妳別忙了！我還得把下午的資料處理完呢！

林秀雲：那麼晚了，明天再做嘛！

趙漢明：只差一點點了，就快做好了！

（趙漢明走到茶几前，準備坐下）

林秀雲：對了，漢明，你又幫老王他們送信回大陸啦！

趙漢明：妳...妳知道啦！

林秀雲：剛才幫你整理茶几的時候看到的！

趙漢明：人家親人分離幾十年了，就算是幫人家的忙嘛！

林秀雲：你幫人家的忙是好的，可是..

趙漢明：可是什麼？

林秀雲：雖然現在時局不比從前，但是現在政府還是管得那麼嚴，我怕被人發現，會有大麻煩的！

趙漢明：不必擔心啦！

林秀雲：教我怎麼不擔心，聽說政府都會暗中抽查信件，難保不會被發現哪！

趙漢明：我知道妳會擔心，所以我才不想讓妳知道，放心啦，我會小心的！

（漢明深吁了一口氣，轉個話題）還咳嗎？明天到我診所來，我替妳看一看！

林秀雲：不用了，我下午有休息一下，現在好多了！

趙漢明：身體有不舒服的話，千萬別憋著，一定要去檢查一下，知不知道！

林秀雲：妳這麼講話，好像我只是個小孩似的！

趙漢明：雖然妳早當媽了，可是妳的個性，就跟年輕的時候一樣，一點都沒有變！

林秀雲：（試探地，卻也隱約帶著些略少女般的靦腆羞澀）漢明，跟我結婚那麼久，你有後悔過嗎？

趙漢明：後悔？怎麼會後悔呢！能夠娶到你，是我這輩子最幸運的一件事！

林秀雲：真的？

趙漢明：你就是這樣！

記得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那也是我第一次到這裡巡迴醫療，那時候，你就跟許多年輕的女孩子，一起坐在椅子上等著身體檢查，當別人可能等著很不耐煩，或者叨叨不休的時候，你卻還是靜靜坐著，聽著別人講話，或者拿書出來看，那時候我就告訴自己，以後我的妻子，就是要像她這個樣子，溫柔、嫺靜、端莊...

林秀雲：（感動地）漢明...

趙漢明：還記得有一次，你發燒到39度，還死撐著不願意來看病，好不容易來到診所門口，還左顧右盼的不肯進來。我看見你在門口，叫了你一聲，你就轉身跑掉，結果還沒跑到轉角就昏倒了，我這才抱著你進診所...

林秀雲：你還記得？

趙漢明：當然記得！不過，我一直沒問，你當初為什麼一直不肯進來？

林秀雲：當時村裡的女孩子，都知道診所裡來了一個英俊的年輕醫生，如果我跑去看病，人家還以我故意跑去看你呢！

趙漢明：命運真是奧妙！你愈是逃避它，它愈是會來到你面前！就在那一次，在照顧你的時候，我的心裡就默默許下了想要照顧你一輩子的念頭！

林秀雲：那現在呢？

趙漢明：現在？（停頓了一下）很久很久以後，我才發現，自己已經變老了，而你，還是那位需要被人照顧的小女孩！

林秀雲：你在取笑我？

趙漢明：你就是這樣，總是想盡辦法要將家裡照顧好，想做個好妻子、好母親，但是，卻不懂得照顧自己，在這個家裡，

妳才是最需要被照顧的人哪！

林秀雲：我很好呀，我怎麼會需要人家照顧呢？

趙漢明：妳就是愛逞強，我說不過妳，不過答應我，身體不舒服一

定要讓我知道，畢竟這是我唯一能夠照顧到妳的地方！

好嗎？

林秀雲：（允諾地）嗯！

趙漢明：有時候，我看著麗梅，我就會想起從前的妳，一樣的青春

、一樣的好強，一樣的美麗...

林秀雲：麗梅比我聰明多了，讀過書，有自己的理想和主張，雖然

凡事總是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樣，但是她卻有著自己成熟的

想法！對了，漢明，關於麗梅畢業之後的事情，我下

午跟她談過了...

趙漢明：她怎麼說？

林秀雲：和你猜的一樣，她想要繼續考大學！如果，她考上了大學

，要離開家裡，你會怎麼辦？

趙漢明：孩子長大了，她們的世界將會比我們所見的，來得更為寬

闊，這個世界瞬息萬變，我們沒有辦法為她決定一切，

只要她準備好了，就讓她去吧！

林秀雲：我知道！

趙漢明：時間不早了，我整理的也差不多了，我們也早點休息吧！

（趙漢明整理著資料，收好疊齊，攙著妻子準備進房）

（門外傳來急切的敲門聲）

村 民：（門外緊急地）趙大夫，我太太生病了，拜託你來看看！

林秀雲：（小聲地）那麼晚了，我看你就別去了！

村 民：（大聲地，敲門聲不斷）趙大夫！

趙漢明：妳先去睡吧，不要等我了，我很快就回來！

（趙大夫拿了醫藥箱，打開了門，走了出去）

趙漢明：（門外）怎麼了？

【舞台劇劇本】

村民：我們先走，路上我再一面地跟您說！

（林秀雲看著丈夫離開，發呆了好一會兒）

（淡淡的音樂響起）

（林秀雲隨手關了燈，走進房間）

（燈光漸暗）

第三幕 第一場

時間：幾個月後（初秋的早晨）

人物：趙漢明、林秀雲、趙麗梅、張太太、張美倫（張太太之女）、

同學、王先生、傳教士、村民

場景：趙寓外景

景：場景概與第一場同，原本碉堡的部分，已經蛻變為一嶄新潔白的西式教堂建築。

（老王坐在樹下，聽著無線電收音機，隨口哼著戲曲小調，手裡拿著一個玻璃裝酒瓶，喝了一口之後，隨即放在腳跟，身後樹上還掛著一個鳥籠）

（張太太從家裡出來，手裡挽著菜籃，看見老王，便走了過來寒暄一番）

張太太：老王，那麼閒情逸致，一早就在溜鳥呀！

王先生：（無精打采地）我哪有什麼閒情逸致呀？孤家寡人一個，無親無故，無牽無掛的，半隻腳都快要踏進棺材啦，賦閒度日，只是在等死罷了！

張太太：呸...！一大早說什麼喪氣話，多不吉利呀！

王先生：（哼著京劇）我好比籠中鳥...

張太太：你又喝酒了是不是？（拿起老王腳邊的酒瓶）趙大夫不是囑咐過你，絕對不能再喝酒了嗎？你忘了上一次你肝病發作的時候，是怎麼樣才撿回一條命嗎？你不好好愛惜自己，更辜負了趙大夫的一番苦心！

王先生：你不要管我！我活了這麼大歲數，現在落得無親無故、一事無成的，我算是白活了，這樣的日子還有什麼意思，我還不如死了算了！

張太太：你怎麼會這樣想呢？我看你是一個人太孤單了，你早該找個老伴來照顧你啦！

王先生：（反駁地）我在大陸早訂過親了！

張太太：那已經是上一個時代的事情啦，人總得認命，分開了那麼久，現在她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說不定早嫁人了！

王先生：不會的！我知道...她不會的！（語氣愈來愈微弱）我相信她一定不會的...

張太太：你別難過了！

王先生：（哽咽地）昨天我夢見我母親了！她說她好想我，而且她變得好蒼老，好虛弱，在我的記憶中，她不是那個樣子，不是這樣的！或許...或許到了地下，我們才能夠再見面了！

張太太：你母親如果地下有知，她也一定不會希望你這樣自暴自棄，自怨自艾的！

王先生：死了倒一了百了，什麼知覺都沒有了，沒有憂愁，也沒有煩惱，痛苦只會留在我們充滿悲哀的記憶裡邊，不斷的折磨我們！

張太太：別想太多啦！

王先生：妳不懂！如果小萍在，她一定會了解的！

張太太：（疑問地）小萍？誰是小萍？

王先生：就是我那未過門的媳婦，我離開家的時候，她才十七，白白的臉蛋，小小的嘴，她最喜歡穿著那件白色的新洋裝，繫著兩尾麻花辮...

張太太：你就別儘想著過去的事，那只會讓你更難過！

王先生：（恍若未聞）她送我離開的時候，她說他一定會等我！

張太太：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終究是把薛平貴給等了回來，可是，已經三十多年了，哪個女人能夠為一個渺茫的希望等三十年呢？

（趙麗梅學校的同學兩人從山階上走下來，身著輕便的服裝，雖然褪去了制服，還是不脫學生清純的氣質，兩人走到趙家大門口。）

同學甲：趙麗梅，趙麗梅！

舞台劇劇本

趙麗梅：（在室內大聲回應）好，我馬上就出來，你們再等我一下子！

（趙麗梅打開家門走出）

（趙麗梅特地打扮了一番，身著一件新穎的白色洋裝，穿著白短襪，黑色皮鞋，頭髮也梳得整齊，用小蝴蝶結將頭髮分垂於兩肩，十分俏麗開朗的模樣。）

趙麗梅：好了，我們走吧！

同學甲：好漂亮的洋裝！

趙麗梅：這是我爸爸新買給我的！

同學乙：你爸真好！

趙麗梅：那可不！我要的東西，他可是從來都沒有拒絕過！

同學甲：真是羨慕妳，有一個善解人意的好爸爸！我爸就好嚴肅，

一開口就像雷公似的，嚇死人了！

趙麗梅：真是誇張！

同學甲：我才沒有騙妳呢！

趙麗梅：我是我爸媽唯一的女兒，他們當然對我好啦！更何況我是那麼聰明伶俐又乖巧！

同學乙：（取笑地）妳真是不害臊，哪有人這樣說自己的！

（林秀雲打開門，手拿著一件外套，一邊呼喚著麗梅）

林秀雲：麗梅！

趙麗梅：什麼事？

同學：（同聲地）趙媽媽好！

林秀雲：妳們好！（對麗梅）起風了，妳把外套帶著吧！

趙麗梅：不用啦，我不冷，妳不要管我了！

林秀雲：妳這孩子真是的！好啦，到台北去不要亂跑，要注意安全，不要太晚回來！

趙麗梅：我知道啦！我會小心啦，妳先進去啦！

林秀雲：錢夠不夠？

趙麗梅：我有錢啦！

【舞台劇劇本】

林秀雲：我先進去啦，妳們好好玩，小心一點！

同學：趙媽媽再見！

（林秀雲關門走進室內）

（麗梅與同學兩人走向舞台右下方通道方向）

同學甲：妳媽對妳也好好！

趙麗梅：就是嘮叨了一點！

同學乙：天底下哪一個媽媽不嘮叨！

同學甲：是呀，等妳當媽的時候，妳也會是這樣！

趙麗梅：我才不想當媽呢！一個人多自由自在，妳們說是不是？

同學乙：妳想要單身呀！

趙麗梅：跟妳們開玩笑的啦！

（趙麗梅獨自跑了向前，來到大樹前面，看見了老王和張太太）

趙麗梅：（開心地）張媽媽，王伯伯！

（張太太的神情突然從凝重轉微笑顏，但是老王仍宿醉未醒，並且尚未從悲傷的情緒回復，連頭也沒有抬起來看看）

張太太：咦，妳們今天穿得那麼漂亮，要去哪裡呀？

趙麗梅：今天禮拜天，我們要去台北玩！

張太太：去台北玩哪！看到什麼好吃的，不要忘了幫張媽媽帶一點

回來！妳知道我平常沒有什麼嗜好，就是嘴饞！

趙麗梅：沒問題！

（趙麗梅瞥了老王一眼）

趙麗梅：王伯伯怎麼啦？

張太太：沒什麼！他只是喝醉了，等酒醒了就好，不要理他！

（張美倫從左下方通道走進）

（張美倫，年約二十出頭，打扮時髦摩登，提著一個小行李包，穿著色彩鮮豔的洋裝，頭髮燙了髮捲，有著層層的波浪，臉上也塗抹流行的暈紅彩妝，踩著三吋高的高跟鞋，整個人的外觀十足都市人的樣貌，迥然不同於村裡人的純樸典型）

張美倫：（遠遠地喚著）媽，我回來了！

舞台劇劇本

趙麗梅：咦，是美倫姊呀！

張太太：可不是嘛，那丫頭終於肯回來了！

同學甲：她變得好漂亮！

同學乙：是呀，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同學甲：她一定賺了很多錢！

同學乙：真希望我也可以跟她一樣，到台北去賺大錢！

趙麗梅：不知道她在台北做什麼，好像很有成就的樣子！

（張美倫朝著這裡走過來）

張太太：妳這死丫頭，終於捨得回來啦！

張美倫：媽，妳說這是什麼話，我可是專程請假回來看妳的！

張太太：到台北去什麼沒學到，就學會獻殷勤，別猛灌老媽迷湯啦！

！

趙麗梅：美倫姊，好久不見！

張美倫：咦，是麗梅呀，我差點認不出來是妳啦！愈來愈漂亮啦！

趙麗梅：哪裡，妳才漂亮呢！

張美倫：我漂亮？真的嗎？

張太太：人家才誇妳一句，瞧妳得意的！

張美倫：那都是有妳的好遺傳！

張太太：儘挑些好聽的說！妳在台北怎麼荒唐我是管不到，但是可

不要儘學些虛榮浮華的壞名堂！

張美倫：媽，對我，妳還不放心哪？（朝著新教堂看）咦，這裡什

麼時候改建成教堂啦？

張太太：好幾個月了，妳看看妳，多久沒有回來啦？

張美倫：我這不是回來了嗎？

（教堂傳出清亮的聖歌，教堂的門被打開，三、四位村民走出，手裡都拿著一袋塑膠袋，傳教士在門口歡送他們）

傳教士：謝謝你們來參加，主會祝福你們的，阿門！

村民們：再見！

（傳教士轉身進教堂，村民們也慢慢走了下來）

【舞台劇劇本】

張太太：你們剛剛去教堂做什麼？

村民甲：他們叫做什麼...安息日，做禮拜啦！

村民乙：就跟我們去廟裡拜拜一樣，只是拜的是耶穌而已！

張太太：你們怎麼會想去參加呀？你們不是一向都是拜菩薩的嗎？

村民甲：他們到家裡來拜訪好幾次了，不去不好意思！（舉起袋子）

而且妳看，參加禮拜還有麵包、果汁、牛奶什麼的可以

拿，天底下竟然有這麼好的事情！

張太太：你們禮拜都在做些什麼？

村民乙：沒有什麼！就是講一些故事，就像小時候講古說書一樣，

只不過是外國人的故事！

張太太：有故事聽，還有東西可以拿，那下一次我也要！

村民甲：才沒有那麼簡單呢，他們還說了一大堆道理，我只記得好

像說不要拜祖先，不要燒香拜佛！

張太太：敬神祭祖是中國人的傳統，怎麼可以說不要呢？

村民乙：就是呀，所以我就沒什麼在聽，反正說歸說，祖先還是要

拜的，東西也是不拿白不拿的！好啦，不跟妳說了，我要

回去了，改天再聊！

村民乙：我也是，家裡還一大推事情要做呢！

張太太：那你們慢走！

（村民們逐漸離開，各自走向自家的方向）

張太太：他們外國人還真是會收買人心！

張美倫：美國人有錢哪，現在金錢萬能，誰不知道有錢好辦事！在

台北現在一窩蜂的人想進美國人的單位做事，學英語、賺

美金，將來還可以申請移民、辦綠卡！

張太太：真是沒有骨氣！

張美倫：話也不能這麼說，我們政府也是依靠美援的幫助，這些年

來台灣的發展，美國人也幫了不少的忙！

趙麗梅：我們不能太依賴美國人，我們既然退出了聯合國，總有一

天美國人也會離棄我們的！

張太太：妳這話聽誰說的？

趙麗梅：我們老師說的！

張美倫：現在台北也是流言四起，常常聽那些美國大兵議論紛紛的，不過世事是沒有個準的，誰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張太太：不管怎樣，我不相信沒有美國人，我們就會過不下去！如果一味奉承討好美國人，不就跟漢奸一樣嗎？

趙麗梅：對，我們不做漢奸！

（老王似乎受到刺激，從恍惚中驚醒，無意識大叫著）

王先生：（大聲地）漢奸！漢奸在哪裡？抓起來！

（趙麗梅跑過去，探問老王的情況）

趙麗梅：（握住老王的手）王伯伯，你喝醉了，沒有漢奸，我是麗梅呀！

（老王看著麗梅默住了，久久不發一語）

趙麗梅：王伯伯，你怎麼了？

王先生：（錯亂地失去理智，用力搖晃著麗梅的雙手）小萍，小萍！我就知道你會等我的，小萍！

趙麗梅：王伯伯，我不是小萍，我是麗梅！

（張太太看見這個情況，隨即將麗梅拉過來，麗梅受到了驚嚇，與同學們擠在一起）

王先生：小萍，不要離開我！

張太太：你醒醒吧，她不是小萍！

張美倫：王伯伯怎麼了？

張太太：說來話長，就當他是喝醉了吧！

王先生：（哭泣似的哀嚎）小萍...

趙麗梅：王伯伯他還好吧，我好怕！

張太太：沒有什麼大事，等到酒意退了，就會沒事了！妳們不是要出去玩嗎？妳們先走吧！

趙麗梅：可是...

同學甲：（擔心地）麗梅，我們趕快走啦！

舞台劇劇本

(同學們拉著麗梅離開，離去前麗梅仍回頭看了老王一眼，原本的恐懼似乎已經消失，轉化而為悲憫的同情)

(麗梅與同學下)

張美倫：媽，現在怎麼辦？

張太太：其實我也不知道，可是看他這個樣子，也實在不忍心放他一個人在這裡！

張美倫：找爸來一起扶他回去吧！

張太太：妳爸有事出去了，我們女人家哪裡有那麼大的力氣！

(趙漢明從山階走下，手裡提著醫藥箱，準備往家裡的方向走)

張太太：(急切地)趙大夫，趙大夫！

趙漢明：張太太，有什麼事呀？(看見美倫)噢，美倫妳回來啦，好久沒看見妳！

張美倫：剛剛到家！

張太太：老王他又喝醉了，他一個人在這裡我實在很擔心，你看看可不可以把他勸回家！

趙漢明：他又喝酒了！唉，真是拿他沒辦法！

張太太：我勸了他好久，就是沒有辦法，你勸勸他，他一定會聽你的話！

趙漢明：(勸慰地)老王，老王，醒醒，我們先回去啦！

王先生：(神智不清地)趙大夫，是你呀！

趙漢明：我扶你回去好不好！

王先生：我不要回去！

趙漢明：我有一封信要給你，我們回去看信嘛！

王先生：信？是不是小萍寫的信！

趙漢明：我們回去再看嘛！

王先生：好，我們回去看信！

趙漢明：(對張太太)這醫藥箱麻煩妳幫我先拿回去給秀雲，我先送老王回去！

張太太：(接過藥箱)沒問題！

舞台劇劇本

(趙漢明攙著老王蹣跚地走回家)

(張太太看了，深吁了一口氣)

張太太：唉，好好的一個人！命運真是捉弄人！

張美倫：媽，妳在說什麼？

張太太：一言難盡，回去我再慢慢跟妳說！餓不餓？我煮東西給妳

吃！（看見手裡的菜籃）哎呀，我還沒買菜呢！

張美倫：沒關係，我們先把醫藥箱還給趙媽媽，我再陪妳一起去買

菜！（兩人慢慢走向趙宅）

(燈光漸暗)

第三幕 第二場

時間：當天晚上

人物：趙漢明、林秀雲、趙麗梅、張太太、張美倫（張太太之女）、同學、村民數名、美國男孩

場景：趙寓外景

景：與上一場同。舞台前方廣場右邊，擺放著兩三張小圓桌，村民們坐在小板凳上，正在喝茶、吃東西、閒話家常，一些居民慢慢從山階之上走下來加入，有兩三個小朋友來回奔跑嬉戲。

（老王已經在座，與其他的村民們喝茶聊天，看起來神采飛揚，歡欣開朗的樣子，說起話來雙手也跟著舞動著，迥異於今天早上那種狼狽落寞的情況）

（張太太也打開家門，帶著女兒美倫走出門來，坐到另外一桌，跟著幾位婦女們話家常）

張太太：大家真是好久沒有像這樣聚聚啦！

婦人甲：可不是嘛，最近大家也不知道在忙些什麼，三天兩頭不見人影，想要串串門子，找幾個牌搭子，這人嘛就是找不著！

張太太：是呀，可真懷念以前那段時光！以前孩子還小，一面帶孩子，一面打個小牌，聊個天，也不會覺得有多麼麻煩，可以消磨時間又可以聯絡感情。現在孩子大了，我們時間也多了，但是，好像做什麼事也沒勁啦！

婦人甲：現在可不比從前，以前大家覺得三餐求得溫飽，日子過的下去就謝天謝地了，也沒有什麼好計較了。可是，現在可不是這樣，尤其公路通了之後，大家常常有機會到台北去，看到台北那種繁華富裕的情況，誰不會想去多賺一些錢，過一過更好的日子！

婦人乙：是呀，聽說已經有一些人決定搬到台北去啦！因為他們的子女都已經到台北工作了，一家人一起過去，彼此也有個

照應，老的在家裡帶孩子，年輕人也好可以安心工作！

張太太：是真的嗎，我怎麼從來就不知道？

婦人甲：（手指著上方）上面開雜貨店的那個陳太太，聽說下個月就要搬走啦！

張太太：真的呀，那以後想要買個東西，不就很不方便了嗎？

婦人乙：我想以後村裡的人，一定會慢慢的離開，不過也不能怪人家，大家苦了那麼多年，現在好不容易經濟好了起來，誰不想過過好生活呢？

婦人甲：（對張太太）那妳呢？美倫在台北工作也有一陣子了，有沒有打算把妳們夫妻倆接去台北呢？

張太太：我？我才不去台北呢！

張美倫：我早就問過我爸媽了，可是勸不動他們！

張太太：這裡住的好好的，幹嘛要搬家呢？而且幾十年的街坊鄰居，也算有點感情了，到台北那種地方去住，我怕我會不習慣呢！而且，妳看這裡有什麼不好，有山有水，台北那裡車水馬龍，吵死了，連睡覺都睡不安穩！

張美倫：（看著老王的方向）媽，妳看！王伯伯看起來好像好多了，神采奕奕的，心情好像很好的樣子！

張太太：可不是嘛！今天早上看他喝醉的樣子，實在是很擔心，還好有趙大夫幫忙，不然我們兩個女人家根本不知道該怎麼樣才好呢！

婦人甲：老王又喝酒啦，他忘了上次的教訓啦，這男人哪，只要一沾上了酒呀，什麼惡行醜態全都顯露了出來！

（老王從桌底拿了一瓶酒，裝了一滿杯，突然站了起來，舉杯向村民們致敬）

王先生：（大聲地）各位鄉親，我今天心情特好，向大家敬一杯！

（老王語畢，將一大杯酒一口飲盡）

（張太太走了過去，將他的酒瓶拿了過來）

張太太：（指責地）老王，你還喝！

舞台劇劇本

王先生：（恍惚中看了一下）張太太，是妳呀，來，妳也喝一杯！

張太太：你不能再喝了！

王先生：我跟妳說，我今天非喝不可，今天喝完之後，我就再也不
喝了！

張太太：不管怎麼樣，你都不能再喝了！

王先生：今天不一樣！

張太太：好，你說說看，今天有什麼不一樣？

王先生：（從口袋裡拿出一封信）妳看，這是我今天收到的信！從
大陸來的，我家人已經準備申請到香港，他們還說有小萍
的消息！

張太太：真的？（把信拿過來看）二十萬港幣！他們跟你開口要錢
哪？這不是一筆小數目，你哪來這麼多錢？

王先生：（把信拿回來，放進上衣口袋）我一個人哪花得了什麼
錢？這錢年來也存了一些，不夠的我自己會想辦法！

張太太：家人團聚是很好，但是錢的事情，你還是得當心哪！

王先生：自己的弟弟還有什麼不能相信的！況且，離開家裡那麼久
了，現在好不容易有機會為他們做一點事，只要二十萬，
只要二十萬港幣他們就可以打通關節到香港，到時候相
聚就容易多了！

張太太：你要多想一想呀！

王先生：你不要再勸我了，這是好事，妳應該為我感到高興才對
！

張太太：（無奈地）隨便你吧，你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吧！

（趙麗梅與兩同學從走道進入）

（三人顯然相當愉快，笑聲不斷，搖曳著手中的購物袋）

張太太：麗梅！妳們回來啦，來坐！

（張太太拉著三個女孩們坐下）

趙麗梅：張媽媽，今天怎麼那麼熱鬧？

張太太：大家好久沒有聚聚了，看今天天氣那麼好，大夥兒一起喝

茶嗑瓜子，隨便聊聊！怎麼樣，今天台北好玩嗎，有沒有幫張媽媽帶些什麼好東西回來呀？

趙麗梅：當然有！（從袋子拿出一包蜜餞）看，妳最愛吃的蜜餞！

（張太太拿了蜜餞過來，笑得合不攏嘴）

張太太：真是沒有白疼妳，連我喜歡吃什麼妳都知道！

趙麗梅：（興奮地）我還買了衣服！（從袋子拿出來一件牛仔褲，高興地站起來比對展示）妳看，漂亮嗎？

張太太：漂亮！

趙麗梅：這件牛仔褲是美國舶來品，是台北現在最流行的，好多年輕人都這麼穿！

張太太：（撩起褲管）這褲管怎麼這麼寬，是不是做壞了？

（三個女孩子笑成一團）

張美倫：媽，那叫做喇叭褲，就是故意褲管做得寬寬的，走起路來一擺一擺的，這是現在最流行的！

張太太：流行？褲管寬寬的難看死了！

趙麗梅：我們今天還有去百貨公司，那裡衣服好多，全部都是最流行的款式！

同學甲：我們還有看見好多外國人，都是年輕的男孩子！

同學乙：還有一個叫麥克的，一直窮追著麗梅跑...

趙麗梅：（羞赧地）多嘴...

張太太：怎麼樣呀，麗梅？

趙麗梅：什麼怎麼樣？（欲語還羞地）唉呀，他們外國人，怪沒禮貌的，根本不認識他們，就一直跟著妳，而且一開口就是什麼我喜歡妳，真是厚臉皮，愈是不理他們，他們跟得愈緊...

同學乙：剛才坐車回來的時候，那個人還一路騎著機車跟著呢！

張太太：那麼癡情呀！

趙麗梅：哼，自作多情！

同學乙：不知道剛才誰在車上，還一直朝窗外看呢！

趙麗梅：妳再說！（緊張地口吃）唉呀，反正...反正他後來就不見

了，那麼遠，他一定早回去了，我早就忘了！

張太太：我們麗梅情竇初開了！

趙麗梅：張媽媽，妳笑我！

（眾人嘻笑成一團，麗梅則是羞紅了臉頰）

（舞台左方傳來機車引擎的聲音，一位外國男孩坐在重型機車上，出現在舞台翼幕邊上）

同學乙：（驚訝地）妳們看，就是他！

（麗梅瞥到一眼，隨即羞答答地低著頭）

張太太：人家都找上門來了，去跟人家說說話嘛！

同學乙：麗梅去嘛！

趙麗梅：唉呀，不要啦！

（同學乙拉起麗梅，硬拉著麗梅起來，而麗梅雖然掙扎，腳步卻不由自主地漸漸跟了過去）

（同學拉了麗梅過去，隨即跑了回來，一臉嘻笑，好像作了一件惡作劇一般，比出了一個V字勝利手勢）

（趙麗梅與那個男孩默默地談著）

同學乙：設計成功！

張太太：妳們真是的！不過，這種感覺還蠻好的，好像又回到了初戀的感覺，真是懷念！

（外國男孩拿了一個禮物給麗梅，麗梅收下禮物，指了一下同學們的方向，隨即頭也不回跑了回來。男孩露出笑容，大方地朝大家揮了手，跨上機車轉身離開，引擎聲漸漸消失）

同學乙：他剛才跟妳說什麼？

（麗梅不語，微笑著）

同學甲：（指著禮物）那是什麼？

趙麗梅：不告訴妳們！

同學乙：真是小氣！

同學甲：把禮物拆開嘛，我很好奇呢！

（林秀雲打開家門，走了出來）

趙麗梅：（站了起來）我回去才要打開！

同學乙：我們也要看！

（三人往趙宅的方向跑去，嘻嘻哈哈的鬧著，一不小心撞到了林秀雲，馬上收斂起了放肆的神態）

趙麗梅：（掩飾地）媽，我回來了！

同學：（同聲地）趙媽媽好！

林秀雲：妳們好！（對麗梅）不早了，玩了一天，趕快去洗澡！

趙麗梅：好，我知道啦！媽，我先進去了！

（三人又嘻嘻哈哈的跑進家門）

林秀雲：唉，這孩子！

張太太：秀雲，過來坐！

（林秀雲走了過去，坐下來）

張太太：孩子們還年輕，隨她們去吧！

林秀雲：麗梅這孩子，老是蹦蹦跳跳、莽莽撞撞的，哪裡像個女孩子，真是拿她沒辦法！

張太太：孩子終會長大的！咦，趙大夫呢？怎麼沒跟妳一起出來呢？

林秀雲：他呀？還不是老樣子，又出去看診去了！

張太太：星期天哪？而且現在已經那麼晚了，人又不是鐵打的，總不能不休息吧？

林秀雲：他這個人就是閒不下來，而且當醫生原本就是他一輩子的志向，只要有需要，就算是三更半夜，他也是照去不誤！

張太太：真難為妳了！

林秀雲：哪裡，我根本幫不上忙！

張太太：妳太客氣了！

（林秀雲突然感到腹部一陣劇痛，用手撫住，露出痛苦的表情）

張太太：（緊張地）秀雲，怎麼啦？

林秀雲：（強顏歡笑地）沒什麼！只是胃痛罷了，待會兒就沒事

舞台劇劇本

了！

張太太：身體有不舒服，可不能死撐哪，叫趙大夫好好幫妳檢查一

下嘛！

林秀雲：不用了，吃個胃藥就好了！

（趙大夫從山階走下來）

張太太：（著急地）趙大夫，趙大夫，你快來！秀雲好像有點怪怪

的！

（趙漢明急忙跑了下來）

趙漢明：怎麼樣？

張太太：她好像有點不舒服！

趙漢明：秀雲，怎麼樣，哪裡不舒服？

林秀雲：肚子有點痛，可能只是胃痛吧！

趙漢明：哪裡痛？

林秀雲：（用手指）這裡！

（趙漢明從醫藥箱拿出聽診器，仔細地聽診）

趙漢明：這裡不是胃部呀！（用手指輕輕的壓著）有沒有舒服一

點！

（趙漢明輕輕一壓，疼痛更加劇烈，林秀雲咬著牙忍著，卻還是叫出來聲）

趙漢明：（緊張地）可能是盲腸炎，要馬上送到大醫院！（對旁人）

幫我打電話給衛生所林主任，我要借他的救護車，我先送秀雲下山！

（趙漢明抱起林秀雲，往舞台左下方跑去）

張太太：（對美倫）妳趕快去打電話，我跟去看看！

張美倫：好，我馬上去！

（張美倫跑進家門）

王先生：我也去！

張太太：那還不快走！

（張太太、老王也跟著跑下去）

舞台劇劇本

(留下的眾人面面相覷，不知所措，開始議論紛紛，有的人跟著要去，也有人面對杯盤狼藉的桌面發呆) (二十至十六國民) (第四幕)
(燈光漸暗)

第四幕 第一場

時間：幾個月後（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份）

人物：趙漢明、林秀雲、趙麗梅、張太太、村民、員警、傳教士

場景：趙寓外景

景：與第一幕同，廣場右邊的大樹，也已經呈現枯黃掉落的蕭瑟狀。舞台燈光微亮，可以隱約看見舞台上聚集了不少的民眾，也可以聽見舞台上人聲吵雜，交頭接耳的情況，感覺十分動盪紛亂的景象。

（燈光亮起之前，聽見有人打開收音機的聲音，轉換了幾個頻道，轉到一個新聞節目，我們可以聽見口齒清晰的新聞播報員，正滔滔不絕地播報著新聞。）

播報員：（OS）今天是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美國總統卡特於昨日宣佈，將於明年一月一日起承認中共政府，並且將與北京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而美國也將在同一日終止與我國的外交關係。外交部表示，卡特政府在處理中美斷交過程中的粗糙、無禮，以及秘密外交的作風，不僅嚴重破壞中美兩國長久以來的傳統邦儀，也對我國的現實外交處境造成了嚴重傷害...

（廣播聲音愈來愈小，民眾喧擾的聲音愈來愈大。燈光漸漸亮起，舞台上擠滿了民眾，大家面對著教堂，交頭接耳，極度憤憤不平的情況。教堂的門戶深鎖，其大門口被懸掛了白布條，上面寫著「美國人滾回去」，「美國人背信忘義」等字眼，有民眾群起呼喊著口號，也有一些人拿著雞蛋、雜物，朝教堂門口丟去。）

民一：美國人給我滾回去！

村民二：美國人渾蛋...

（此起彼落的叫罵聲不斷，場面也顯得愈來愈混亂，彷彿即將爆發什麼事情）

(從舞台右側走進來的三名員警，穿過簇擁的人群，來到了教堂門口，不斷的安撫憤怒的民眾)

員 警：(大聲疾呼)各位鄉親，各位鄉親，我知道大家都很氣憤，我可以了解，也非常的體諒各位，可是你們這種集會暴力的行為是非法的...

村民一：(憤怒地)什麼非法、合法的？你們警察不要偏袒美國人！

員 警：各位，各位，不要被激情沖昏了理智，請大家冷靜，如果大家再繼續這樣下去，我們將會採取強制行動，希望大家能夠配合！

村民二：那你把我抓起來好了！

員 警：大家都是同胞，請不要為難我們！

(此時，教堂的大門開了，民眾的情緒也隨之沸騰，手中的雞蛋、雜物也開始四處紛飛。幾位外國傳教士遮著頭部，在員警的保護防衛之下，從舞台的右方離開)

村民一：(隔空高喊)美國人給我滾回去，不要再給我回來！

員 警：各位，各位，這裡的外籍人士已經離開了，請大家冷靜，趕快解散，再繼續聚集下去，也是無濟於事，麻煩各位合作！

(民眾激動的情緒漸漸冷靜了下來，有一些人無奈的只好離開；但是仍然有一些民眾三三兩兩留在舞台上，交頭接耳，義氣填膺地討論著)

(員警們仍然荷擔武裝，站在教堂門口，深怕民眾情緒再起，做出失控的舉動)

(老王與張太太、李先生幾位聚在一起，滔滔不絕地討論著)

王先生：美國人真不是東西，枉費我們這麼信任他們，原來都是背信忘義的偽君子...

李先生：那可不是！什麼美援，什麼經濟援助、武力協防！全都是狗屁不通，敷衍了我們幾十年，還不是準備拍拍屁股，馬上調頭走人！

【舞台劇劇本】

張太太：我早就說過，美國人是靠不住的！

王先生：沒有好好賞那些老美幾棍子，渾身真是不舒服！

李先生：是呀！那口悶氣，實在是憋不下去呀！

張太太：我們早該料到，美國人都是笑面虎，動不動就收買人心，

我就說嘛，天底下絕對沒有這麼便宜的事！有利用價值的時候，就對你百般禮遇；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就落井下

石，不但背棄你，還在你的背後刺上一刀！

李先生：就是嘛，我有一個親戚，在台北的美軍單位做了十幾年，

原本想做滿了年資，就申請美國公民，結果呢？現在不但

綠卡沒得申請，而且馬上就要失業了呢！

張太太：他們真是糊塗，連美國人的話也相信，好好的中國人不

做，幹嘛到美國去當二等公民，聽說美國人的種族歧視是

很嚴重的！

李先生：就是呀，從前看他們一副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樣子，好

像幫美國人做事，拿美金是多麼了不起的是，現在他們罵

美國人可是罵得要死！

張太太：所以說靠山山倒，靠人人倒，天底下沒有什麼事情是真的

可靠，還是靠自己最好！

王先生：是呀，我就不相信，美國人離開了，我們就會過不下去！

李先生：沒錯！

張太太：國家愈危急，人民才會愈團結呢！

李先生：（轉個話題）噢，對了，怎麼都沒有看見趙大夫他們一家

人呢？

張太太：唉，可憐嘍！真是個多事之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現

在秀雲身體那個樣子，他哪還有心情呢？

王先生：原本以為最多只是急性腸胃炎，沒有想到去醫院一檢查

，竟然會是胰臟癌！像趙太太那麼好的一個人...唉，老天

真是不公平！

張太太：自己身為醫生，自己的太太罹患絕症，自己竟然從未察

覺，叫人情何以堪！

王先生：趙大夫自責極了，他總覺得太太的病是自己的錯！

張太太：秀雲就是這樣的人，什麼事都自己忍，不希望耽誤趙大夫的事業，身體不舒服也不說，每次都隨便吃個成藥就算了，身體就是這樣給搞壞的！

王先生：真是替趙大夫難過！

張太太：看到他現在不吃也不睡，整個人都瘦了一大圈，簡直都快不成形了！

王先生：現在只希望有奇蹟能夠出現！

張太太：但願如此！

（趙宅的大門打開，趙漢明從家門走出）

（趙漢明，拖曳著沉重的步伐，提著醫藥箱準備出門看診。雜亂不齊的頭髮，臉部明顯的黑眼圈，連白頭髮都多了一些，讓人看起來似乎老了十歲。）

王先生：（看見趙漢明）你們看，趙大夫出來了！

（三人往趙漢明的方向走去）

張太太：趙大夫！

趙漢明：（提起精神）是你們呀！

王先生：您今天還要出去呀！

趙漢明：我上去看個病人！

張太太：趙大夫，我看您大概好幾天沒有睡好了吧？這可不是鬧著玩的！身體要緊，這樣下去，就算是鐵打的身體也會吃不消呢！

王先生：是呀，我看您就別去了！衛生所不是有新來的醫生嗎？

請他幫忙出診不就是了！

趙漢明：衛生所還有很多事情要忙，耽誤別人的工作總是不好意思，而且病人就在上面不遠，很快就回來了！

張太太：既然您這麼說，那我們也不好意思再說什麼！不過，您自己千萬要當心呀！對啦，趙大夫，秀雲最近身體有沒有

舞台劇劇本

好一點呢？

趙漢明：唉，癌症這種病，還能要求怎麼樣呢！只要病情不要繼續

惡化，就已經是謝天謝地了！自己是個醫生，卻也是無能

為力，事到如今，也只能聽天由命了！

就這樣吧！我還要趕去病人家裡，不打擾你們了，有空再

來家裡坐坐，我先走了！

張太太：趙大夫，慢走！

（趙漢明踏上山階，往上頭的方向離去）

（原本在教堂四周的群眾，又開始聚集，有人正在散發著傳單）

李先生：你們看，教堂那邊不知道又發生什麼事了，我們過去看

看！

王先生：走！

（三人又湊近教堂前面）

（散發傳單的民眾，開始大聲講述自己的意見）

宣傳者：（大聲疾呼）各位，各位！請大家簽署抵制美國貨，把美

國的企業也趕出台灣！

民眾：好！

宣傳者：我們要籲請新聞局禁播美國電影，禁止美國搖滾樂的進口

，我們不要那些低級的垃圾文化！

民眾：對！

（民眾不斷應和著，鼓譟聲此起彼落）

（趙麗梅與兩位同學從左方走道走進，依然是身穿制服的模樣）

同學甲：麗梅，那現在妳跟麥可要怎麼辦？

趙麗梅：我也不知道！

同學乙：他不是要妳跟他回美國嗎？

趙麗梅：現在這種情況，我怎麼可能跟他回去嘛？再說，我媽現在

身體這樣子，我也不可能留我爸媽在台灣哪！

同學甲：他什麼時候要回去？

趙麗梅：下個月！

舞台劇劇本

同學甲：那麼快呀！真是可惜，好不容易才在一起，現在卻又不得

不分開！麗梅，難道妳捨得就這樣放棄嗎？

趙麗梅：我當然捨不得！但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同學乙：他爸爸不是在美國外交部工作，可以幫妳想想辦法！

趙麗梅：還能夠想什麼辦法呢？

同學乙：我也不知道！唉呀，事情怎會變得那麼糟！

趙麗梅：不過，他說回去以後一定會很快就回來找我！

（趙麗梅突然覺得想要嘔吐，跑到一旁，用手遮著嘴巴）

同學甲：麗梅，妳怎麼了！

（趙麗梅沒有回答）

同學乙：麗梅，妳...是不是跟他已經...

（趙麗梅慢慢的抬起了頭，眼眶的淚水卻不聽使喚的流出）

趙麗梅：（輕聲地）嗯...

同學乙：麗梅，妳怎麼那麼傻！

趙麗梅：（不知所措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妳們不要再問我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趙麗梅衝進家門，把門重重的一關，任憑同學們怎麼呼喚，就是置之不理。同學們見狀，也無計可施，只好乖乖的往山階上走去，往家裡的方向走）

（教堂前的人群還是沒有散去，為了維持秩序，員警們還是嚴陣以待。隨後，一位憲兵帶著另外一些員警，直向趙宅的方向走去，大家面面相覷，交相耳語著。）

張太太：你們找誰呀？

員 警：我們要找17號的趙家！

張太太：找趙家？找他們有什麼事？

員 警：他們在嗎？

張太太：趙大夫到別處看診去了，趙太太正臥病中呢！警察先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員 警：現在局勢混亂，很多異議分子和匪諜趁機行動，打算顛

覆政府，他們查到趙家曾和大陸通訊，還匯寄了一大筆錢到大陸，為了澄清真相，軍方希望他們前去協助調查！

張太太：（露出深切的不安，但仍卻極力為之辯駁）不可能啦！你們一定是弄錯了，我們這個村子都是軍眷，大家都是忠勇愛國的，怎麼會是匪諜呢！

員警：我們只是奉命行事，一切要等到調查之後，案情自然會明朗，我們也無法決定！

李先生：你們不去抓壞人，還處處偏袒美國人，打壓我們老百姓，現在竟然還要隨便亂抓人，不過就是通信嘛！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員警：我們只是公事公辦，請不要為難我們！

王先生：（氣急敗壞地）你們要抓就抓我好了，信都是我在寫的，錢也是我寄的，不關趙大夫的事！

張太太：（阻止地）老王，你住嘴！

王先生：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我跟你們去，不要冤枉趙大夫！

憲兵：把他帶走！

（一位員警把老王架著，押著他離開，村民們敢怒不敢言）

憲兵：其他的人，跟我上去找人！

（憲兵與員警們往山階上頭走，村民們則慢慢的鼓譟了起來）

張太太：（著急地）現在要怎麼辦哪？

李先生：我也不知道，聽說他們審問都很不人道，又不講情面，嚴刑逼供什麼都來！

張太太：他們兩個年紀都那麼大了，怎麼能受得了呢？

李先生：我們幾個跟上去看看！（對張太太）妳到趙家，先把情況跟他們母女倆說說，看能不能想出什麼辦法！

張太太：好！

李先生：我們走！

舞台劇劇本

(李先生帶著幾位民眾往上走去，張太太和幾位婦女則轉身往趙家的方向走去。)

張太太：(大聲地)麗梅，秀雲！不好了！

(燈光漸暗)

第四幕 第二場

時間：幾個月後，冬末的清晨

人物：趙漢明、張太太、王先生、李先生、村人數名

地點：趙家外景

景：與第一幕同。舞台燈光陰暗，晨曦初破曉的情景，山城仍瀰漫在一片朦朧的寒霧之中，凜冽的寒風呼呼的吹著，讓人感覺寒顫不已。

（燈光尚未亮起，整個天幕是一片淡藍色，強勁的風聲呼嘯不止，整個舞台的氣氛瀰漫著晦暗寂寥的感覺。）

（燈光尚未亮起之前，即先帶出旁白的一些對話）

林秀雲：（OS）麗梅，妳爸回來了沒有？

趙麗梅：（OS）媽，你不要擔心，爸很快就會回來了！

林秀雲：（OS）我知道我快要不行了...

趙麗梅：（OS）媽，你不要胡思亂想！妳好好休息，妳一定會好的！

林秀雲：（OS）我知道我等不到妳爸回來了！麗梅，好好照顧妳爸！答應我！

趙麗梅：（OS）媽，不要再說了！！

媽？媽...

（旁白的麗梅聲音愈來愈微弱）

（大樹周圍區域的燈光逐漸亮起，老王步履蹣跚的走近大樹，走到大樹下，老王把手上的白繩結綁在樹上，佇立了良久，燈光慢慢暗去，悲淒的音樂響起。）

（音樂播放了一個段落，燈光慢慢再度亮起。大樹上的繩結已經不在了，這時大樹已經樹葉紛落，乾枯了無生機的樣子。寒風仍然是呼呼的吹著，在趙宅的大門口，可以看見貼了一張「慈忌」的白紙。）

舞台劇劇本

(過了不久，趙家的大門被打開，張太太、李先生以及幾位村民出，穿著素色的衣服，張太太手持手帕，半掩哀容。)

(趙麗梅穿著一身黑，送著村民們出來。趙麗梅的頭髮，整個給紮了起來，腹部只有些微的隆起，並不明顯，但是行走之間非常地謹慎，右手也一直撐著腰部。)

趙麗梅：張媽媽，謝謝你們！

張太太：麗梅，節哀順變！

李先生：有什麼需要，一定要告訴我們，知不知道？

趙麗梅：謝謝，我會的！

張太太：我們先走了，妳要多保重呀！記得要多吃點營養的東西，妳也辛苦了！

趙麗梅：我會的！

張太太：我看妳以後就到我家裡來吃飯，好不好？妳一個年輕女孩子，哪裡應付得來一個家庭呢？

趙麗梅：張媽媽，謝謝妳！我想還是不用了，我爸爸他現在的情況也很不好...我會好好照顧他的！

張太太：好吧，既然這樣，我也就不勉強！我們還要到管理會那邊去看看，老王今天公祭...

趙麗梅：慢走！

張太太：再見！

李先生：麗梅，保重呀！

(麗梅轉身進家門)

(張太太等人準備往舞台右方走去)

張太太：怎麼會弄到這個地步，好好的一個家，唉...

李先生：好在趙大夫還是平安的回來了，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張太太：要不然麗梅一個年輕女孩子，可要怎麼辦？

張太太：人是回來了，可是趙大夫像變個人似的，整天不說一句話，有時候在半夜，還會像野獸一樣，發出可怕的怪吼！

【舞台劇劇本】

李先生：也不知道情治單位是怎麼樣整人的，兩個人回來，一個變

時間：變得恍恍惚惚，誰都不認識；一個想不開上吊去了，真是令

人物：人心酸！

張太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想想看一個男人，遭受到那麼沉重

的打擊，誰能夠不崩潰呢？

李先生：那老王的事怎麼說？

張太太：聽說老王有留下遺書，信上說他寄去大陸的錢，都已經被

查扣了，幾十年來的積蓄，就這樣付之一炬，不但家人沒

有拿到一毛錢，還害得趙大夫家破人亡，他覺得對不起自

己，對不起家人，更對不起無辜的趙家老小...

李先生：唉，命運真是捉弄人！

（與趙宅毗鄰的人家門打開了，一家人大包小包，行李細軟傾巢而出，準備搬家的樣子，關上大門的時候，還在大門口貼了一張出售的紅紙）

張太太：徐太太，妳們要搬家了呀！

鄰人：是呀，我們準備到台北去，我兒子要結婚了，在台北已經買了新房子了！

張太太：唉，大家一個一個地接著走了，留下的不是老弱婦孺，就是無處可去！再這樣下去，村子就要變空城了！

鄰人：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這裡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哪裡比得上台北；更何況大家到台北去，不外乎是想多賺一點錢，留在這裡，一點發展也沒有！

張太太：錢？（自言自語的苦笑）又是錢！天底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急欲得到，必將失去！

鄰人：張太太，妳說什麼？

張太太：沒什麼！搬到台北之後，不要忘了留個電話，有空的時候，多回來走走！

鄰人：一定，一定！那我們先走了，再見！

張太太：再見！

（一家人慢慢朝著舞台左方的通道走去）

（張太太一行人也目送著他們離開）

張太太：（身吁了一口氣）大家都離開了！

李先生：是呀，好好的一個地方，也敵不過時代的演變，更敵不過物質的慾望！

張太太：或許有一天，等他們賺了大錢，才會真正的發覺，他們曾經失去了一些無價的美好寶藏，而這些回憶卻深深的烙印在我們平凡的腦海之中。

李先生：唉，我們這一輩子，有著太多的苦難，那是我們不願想起，卻也難以忘記的記憶。或許再過個十年、二十年，那些苦難的記憶，也將隨著我們，一起湮沒在這片黃土之下！

張太太：但願一切的災厄，跟隨著我們的腳步一併離去，永遠不要再發生！

李先生：世事是無法強求的，就像這四季的變化，春夏秋冬的規律，沒有辦法為我們多停留一刻，也不可能讓它停止轉動，只要心中有希望，處處是淨土，天天享豐祿！

張太太：好呀，老李，你也是深藏不露，果真智慧藏在你的白髮裡面！

李先生：那可不一！

張太太：這個冬天好像特別久，特別冷呢！它讓我想起，麗梅出生的那一年冬天！

李先生：不要再沉溺於過去了！（指著遠方）妳看，梅花開了，冬天還會遠嗎？

張太太：哼，貧嘴！懶得跟你抬槓，我們趕快走吧！

（一群人走向舞台右邊的通道）

（趙宅的大門打開，趙漢明坐在輪椅上，趙麗梅推著父親出家門）

【舞台劇劇本】

（趙漢明兩眼無神，精神渙散，鬍渣已蓄得相當明顯，臉部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

趙麗梅：爸，外面天氣那麼冷，我們還是不要出去了，留在家裡好不好？

趙漢明：不！今天天氣那麼好，我們出去，去看梅花，妳不是最喜歡梅花了嗎，秀雲？

趙麗梅：爸，我是麗梅！
（趙漢明對麗梅的回答沒有反應）

趙麗梅：好，我們去看梅花！

（趙麗梅推著輪椅，與趙漢明慢慢地往大樹方向推去）

（教堂的門被打開，走出來一位身著傳教士服裝的中國人，親切的對他們父女倆打招呼）

傳教士：你們好，阿門！

趙麗梅：您好，阿門！

傳教士：我是新來的傳教士，以前那兩位外國弟兄已經回美國去了，現在開始，由我為大家服務！

趙麗梅：（淡淡地）我知道！

傳教士：我知道現在大家對於美國人很不諒解，但是，上帝的愛是沒有國界區別的，希望大家忘記仇恨，用愛和希望重新開始！

趙麗梅：謝謝你！

傳教士：很高興認識妳！神祝福妳，（指向趙漢明）也祝福這位先生！

有需要隨時可以找我們！再見！

趙麗梅：再見！

（傳教士從右邊通道下）

趙漢明：（面無表情地）美國人走了？

趙麗梅：是呀，美國人走了！（環顧四週）大家也都慢慢地走了

，這裡一切都不一樣了！（嘆了一口氣）碉堡拆了，美國人來了，教堂建好了，然後美國人也走了，現在的傳教士居然變成中國人了...為什麼？為什麼一切都變了？還變得那麼快！

趙漢明：不要難過了！至少我還在，我沒有變！妳也還在，妳也沒變，妳說是不是，秀雲？

趙麗梅：（苦笑了一下）嗯...，是呀！我還在，我永遠都會在你身邊的，我不會離開你的，永遠不會！

（趙漢明抬頭起來看著枯黃的大樹，一陣寒風吹過，樹枝迎風搖晃，一片枯葉凋落，飄落在趙漢明的額頭之上，趙漢明把樹葉撿拾了起來。）

趙漢明：下雪了？

趙麗梅：那不是雪，那是葉子！

趙漢明：南方葉落，北方雪！這個時候，北方一定是大雪紛飛，天寒地凍的景象！

趙麗梅：是呀！報紙上說北方還凍死了人呢！

趙漢明：好想回故鄉看看，不知道故鄉的雪，還是不是跟記憶中一樣的美！

趙麗梅：等你病好了，我一定想辦法帶你回去！

趙漢明：不要騙我了，我知道是不可能的！（停頓了一下）就像我們永遠沒有辦法重新回到過去一樣！

趙麗梅：落葉終須歸根，我想總有一天...一定總有重回故鄉的一天的！

趙漢明：不知道等得到那一天嗎？

趙麗梅：（安慰地）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趙漢明：這個冬天好像特別冷，特別長！還記得第一次看見妳的時候，也是在這個時候，也是像這樣的一個冬天！

趙麗梅：爸...

【舞台劇劇本】

趙漢明：那正是梅花盛開的時候！（靜靜地默念著）梅花，梅花滿天下，愈冷它愈開花，梅花堅忍象徵我們...（突然停頓下來）妳知道嗎？我們希望妳跟梅花一樣美麗、堅強，所以把妳的名字取作「麗梅」！

趙麗梅：（興奮地）爸，你認得我了！

趙漢明：我昨天夢見妳媽了！她變得好年輕，好漂亮！就跟當初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一樣！當我醒來的時候，轉身看到妳，還以為她還在身邊呢？我知道這只是一個夢，一個醒來就不再擁有的美夢！

趙麗梅：（握住父親的手）你還有我呀，我一直在這裡！

趙漢明：（指著前方）妳看看這座山！這麼多年，什麼都變了！有的人來來去去，唯一沒變的只有這座山！

趙麗梅：是呀，一點都沒變，還是那麼美！

趙漢明：有的時候，當我靜靜的注視著這座山，好像時間就靜止了，又好像時間回溯到了過去...

我還記得，在妳出生的那一天，也是這樣的天氣，一樣的冷，過了那麼多年，好像一切又回到了原點...

趙麗梅：我現在終於明白，為什麼媽告訴我，世間裡有許多事情，都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單純，總是要親身體驗過，才能夠看清楚生命的原貌...

趙漢明：一樣的山，一樣的天，一樣期待新生命的心情！

（趙麗梅低下頭，用手摸著自己的腹部）

趙麗梅：是呀，總是要等到自己當母親之後，才會開始明白以前所不懂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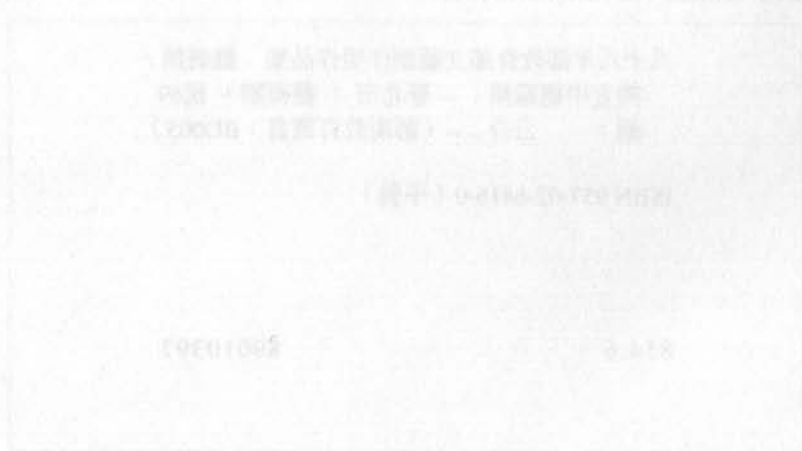
趙漢明：就像四季的更迭，一日復一日，春夏秋冬也跟著替換，冬天過去了，春天就會到了！

趙麗梅：（蹲了下來，緊握著父親的雙手）是呀，梅花就要開了，春天還會遠嗎？

舞台劇劇本

(音樂響起)

(燈光全暗)



第八十八週年紀念文藝復興獎品

本雜誌合辦，本雜誌第一輯出版

出版：香港

編輯：香港

出版：香港

出版：香港

出版：香港

出版：香港

出版：香港

出版：香港

出版：香港

出版：香港

出版：香港

出版：香港

出版：香港

出版：香港

出版：香港

出版：香港

出版：香港

出版：香港

出版：香港

出版：香港